

一部公安女作家潜心打造的文学力作

一部与女刑警感情相纠缠的侦探故事
一部散发着浓郁都市气息的现代犯罪小说

激情诊所

芳 蕙 /著

作家出版社

芳 茵 / 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迷情百合 / 芳菡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3.2

ISBN 7-5063-2594-2

I. 迷… II. 芳…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04767 号

迷情百合

作者: 芳 菡

责任编辑: 王宝生

装帧设计: 孟 浩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026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E-mail: wrtspub@public.bta.net.cn

<http://www.zuojiachubanshe.com>

印刷: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

开本: 850×1168 1/32

字数: 230 千

印张: 9.25 插页: 4

印数: 001-15000

版次: 2003 年 3 月第 1 版

印次: 2003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63-2594-2/I·2578

定价: 15.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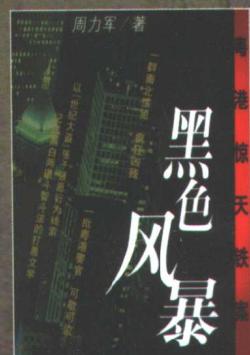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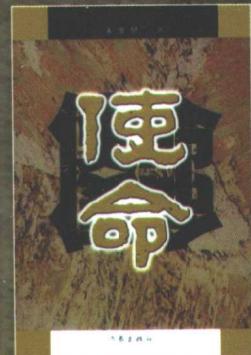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作家出版社

公安形象、公安题材
作品系列





作者像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芳菡 原名郭林，四川省合江县人。毕业于中国刑警学院中文系研究生班。现供职于公安部某局。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诗学会会员、中国法制文艺研究会会员。作品多次在全国获奖，并被收入多种集子。其作品贴近中国社会生活，深受广大读者喜爱。

已出版作品有：散文集《女人织梦》，侦探小说集《激情谋杀》，纪实文学作品集《真心英雄》。

长篇侦探小说《迷情百合》已被改编为电视连续剧。

第一章

李漫莉穿着那件有着精致蕾丝花边的粉色睡衣从电梯口出来，被染成金黄色的头发浓浓厚厚地披散在她瘦削的肩上，涂着银灰色指甲油的脚趾极其暴露地躺在那双没有后跟的猩红色高跟拖鞋里。它们与李漫莉高级而透明的睡衣一起，给了我一个强烈的印象。这印象在后来让我无意中想起李漫莉以及她的突然死亡时，就觉得这个像狐狸般妖媚的女人身上，有一种坠入风尘的味道。这味道伴着李漫莉身上的香奈尔5号香水的香气一起，使李漫莉身上弥散出了一种难以言状的风情。我曾在一本时尚杂志上读到过关于对世界顶尖极品香水的介绍，其中排名第一的就是香奈尔5号。同时，杂志还介绍了一位好莱坞影星就是指定用这个品牌的香水。现在，这种被称为世界顶尖极品的价格昂贵的香水用在了中国的一位美眉身上，在嗅觉和心理的感觉上，与那些具有国际品牌的影星们相比，多少还是有些差距的。不是早有专家发表言论，说同样一个品牌的香水，用在不同体质的人体身上，所散发出的香味是绝对不同的。但从另一个方面，也说明了一个问题，那就是你不得不承认，无论是在生活的情趣上，还是在其他的方面，中国都正在与国际接轨。

李漫莉是北京夏威夷进出口公司的白领，她本来是不可能住进我们这幢楼的，但是，后来，她住进来了。我想，她肯定是租借

的。我不明白的是，像李漫莉这样有着高标准高生活水准的女孩怎么可以穿着睡衣随随便便地进出于我们的楼道呢？她应该知道，我们这个高尚住宅区住的都是些很体面的人，尽管她的睡衣的确十分漂亮而别致，尤其是穿在她迷人的胴体上，的确可以让人产生许多丰富的联想。可是，那毕竟是睡衣呀，是只能局限于让自己或是自己最亲密的人欣赏，而不该在大庭广众之下炫耀其带着许多隐秘色彩的美丽。尽管后来，在李漫莉死后，在我跟踪调查她的死亡原因时，我知道李漫莉本人毕业于北京某高等院校，也知道她接受过良好的教育，但是，印象中关于她穿着薄如蝉翼的飘溢着某种诱惑的睡衣在我住宿的社区公共场所里随意走动的这个细节，让我对她的修养与所受的教育打上了一个大大的折扣。

当然，即便她给我们那幢楼的居住者留下了些并不良好的印象，但是，这些印象说到底还是不能影响李漫莉那种光芒四射的美丽。关键是，李漫莉不仅仅是知道怎样使自己的美丽光芒四射，她还给她的这种光芒四射的美丽增加许多诱人的情调。比如，她总是十分巧妙地在早晨与晚间把让人荡气回肠的香水用得恰到好处，那个香奈尔 5 号，让她一下子从许多女孩子中区别出来，并折射出了某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优雅、高贵，以及格调。所有的这些东西加在一起，让李漫莉的死亡变得更加神秘与忧伤。

这是北京的五月。柳絮还若有若无地在空中游荡，像无家可归的孩子。北京夏威夷进出口公司的员工们在经过了七天的“五一”长假之后，显得精神焕发。在很现代的写字楼里，西装革履的先生们更是英俊潇洒。穿着职业装的小姐们则是妩媚里又多出了几分端庄。

在临街靠窗的一个位置，快到下午三点了，仍然还空着。这时，一位主管模样的先生走到了这个空位跟前，他习惯性地抬头瞥了一眼墙上的石英钟挂钟，眉头不由自主地皱了起来。随即，他走

到旁边的一位小姐身边，问道：“刘佳，平常你总是和李漫莉同进同出的，今天，她有事或是到外面玩了没能赶回公司上班，难道也没跟你打个招呼什么的？”被叫做刘佳的女子长着一双好看的大眼，她认真地说：“报告王主管，真的没有。其实，我也觉得挺奇怪的。平常，就是两天周末，李漫莉不给我打个电话或是约出去玩一玩什么的，她就像是过不下去。可是，这个长假，她反倒是安静得连一个电话和传呼都没有打过。过节前，她还说，这七天真是够长的，她打算把北京周边的几个景点都玩一下，她说到时一定约我去。”

被称做王主管的先生说：“那你给她在北京的亲戚或是朋友打电话问问，看漫莉是否跟他们联系过？要是老板给她记无故旷工，那今年的奖金还不全泡汤了？最好是尽快给她联系上，而且，最好还能找一个说得过去的原因，让公司少扣她点奖金。”

刘佳感激地说：“好的，我马上打电话，你那里先别告诉老板，行吗？”

王主管说：“你尽快些吧。”

群园派出所片警马杰决定运用工具打开枫林小区 23 号楼 875 号房的防盗门进入室内，是鉴于这样两个原因：一是据紧靠着 875 房的 876 和 874 房的两位户主反映，很多天没有见 875 号房主进出，但是，不时能从房屋里飘出一股难闻的怪味。特别是 876 的房主反映，这几天，她家小狗咪咪路过 875 房时，就停下不走，并对着房门狂叫不已。她说凭感觉，觉得屋子里有情况。二是夏威夷进出口公司的刘佳小姐报称，她的同事兼好友也就是 875 房的主人李漫莉自“五一”长假之后下落不明，要求派出所派人打开她的房门，看是不是李漫莉遇到了什么不测。

马杰按规定对上述几位人员反映的情况分别作了详细的记录之后，请示了老所长陈明乐。然后，与另几位派出所的民警一起，用特殊工具，很快将 875 的防盗门打开了。在防盗门被打开的时候，

马杰的鼻子本能地抽动了几下，一股特别的难以接受的气味从屋里面直往外扑。当时，马杰还想，这屋子就算是几天不住人，也不至于产生这样难闻的味道呀！马杰当片警的时间不算太长，也不算太短，掐着指头算也就是5年零3个月。马杰算得上是一名好片警，对辖区的情况都很熟，当然也包括对像李漫莉这样的特殊住户。所谓特殊，就是说像她这样的很前卫的女孩，也可以说是有着某种趋向的女孩，她们本身就涉及一些不安全因素，她从入住那天开始，就成为片警马杰视线中的人物。当然，马杰把她列入视线，纯粹是想要让她生活得更安全一些。但是，作为一名片儿警的美好愿望在马杰打开875房门的那一刻起，就已经落空了。

875房的华丽与李漫莉的风格极为一致。特别是那铺得满屋满地的红玫瑰与白玫瑰，使875房间像一个华丽而高雅的鲜花屋一样，充满了温情与诗意。当然，如果不是屋里散发出的那股让人难以接受的刺鼻的气味的话。这种浪漫与刺鼻的气味一起，立即使875房里布满了一种异样的恐惧与不祥。马杰将本来想一步跨进屋里的那只右脚停留在空中，然后，又退回了原处。他表情严肃地从上衣兜里掏出手机，迅速地拨了一个电话号码。在接通之后，马杰说：“陈所，我现在正在群园23号楼875房的门前，我看这里问题有点严重，估计房里有死人。死的是谁不太清楚，因为现场铺了很多玫瑰花和玫瑰花瓣，为了保护好原始现场，我就不打算进屋了，请立即报告分局刑警支队，请他们速来人。”

作为刚从中国民警官大学侦查系毕业的我，正好分配在丰台区公安分局刑警支队。按理，我是没有资格直接参加这种命案的侦查工作的。但是，由于死者与我生活在同一个小区而且碰巧又同住一幢楼，而且死者是女性，加之我们支队惟一的女侦查员李维维休产假了，所以，这些客观事实存在的条件，使我有了一次主动请缨的机会。这一次，戴强队长没有让我为难，最大限度地满足了我的愿望与要求。这才使我有了机会以侦查员的身份进入875号房，也

就是进入李漫莉这个漂亮女人的住宅，也就有了作为一个漂亮的女人，去了解另一个漂亮女人的机会。

事实上，参与李漫莉案件的侦查，就开始了我作为一名女刑警真正的侦查破案生涯。这是我当时不曾预料到的。

我走进平日里特别熟悉的枫林小区的 23 号楼时，有了一种很是特殊的感觉。因为，这一次，我走进这幢有着十足的欧洲风情的小区时，是因为我所从事的职业而不仅仅是生活。而且，是为了一件也许是自杀也许是谋杀的案件。这种案件性质的可能性可以说是最大限度地调动起了我对自己职业的充满狂热与幻想的激情。

875 房是两室两厅的套间。客厅有 68 平方米，是现在最流行的那种豪华型的大客厅小卧室结构。进入客厅兼起居室的房间，可以说进入了一个花的海洋。沿着门厅的屋脚线插放了一束又一束的红玫瑰与白玫瑰。在沙发和茶几上，也插放着同样别致的玫瑰。很显然，这些玫瑰都经过了特殊的保鲜处理，是一位很懂得插花艺术的高手插上去的。它们虽然都是红白相间，但每一种组合都不一样。这种不同的姿势与状态，让这些玫瑰千姿百态，鲜艳欲滴。等你再细细地看，每一种组合，都是一个心字。心与心之间，又相连相牵。像是心心相印，又像是相依相靠，永结同心。在地面、茶几、沙发上，则铺满了一层又一层的白色玫瑰花瓣。无论是这些玫瑰花还是玫瑰花瓣，看起来都十分新鲜和水灵，好似刚刚铺上去的一样，还隐隐约约地散发出一股清香。但是，这种香味还没有舒展开，就被另一种更强烈的气味给覆盖了。它们仿佛是被扼杀了一样。进入李漫莉卧室时，那股难闻的味道突然更加重了。这时，我看进了花丛中的李漫莉。其实，我也只能是猜想是她。因为，床上躺着的那个李漫莉与平常里看见的那个李漫莉相比，已经大不一样了。李漫莉平静地仰卧在卧室的床上。她仍然穿着那件有着精致蕾丝花边的粉色睡衣，那睡衣薄如蝉翼，真像是从哪里飘落下来的一块云彩。她的床前以及床上，全是红玫瑰和白玫瑰花瓣。

这是我们队里侦查员和刑事侦查技术员们见过的较为特殊的一个现场。当然，也包括我在内。尽管我在警官大学刑侦系上课时，也从教学的录像资料上看到过无数的命案现场，包括情杀、谋杀、自杀、意外死亡等等各式各样的现场。但是，我们谁也没有看到过这样可以说是豪华而充满经典浪漫主义色彩的命案现场。说实在的，走进这个现场，闻着弥漫在空气里那种死亡与花香混合的味道，极容易让人产生一种感伤而绝望的联想。更何况，死者又是这样一个漂亮得炫人眼目的年轻女人。

当时，我只感到有一种怪怪的感觉在我的心里飘荡，像一个随时可能显现的幽灵。

李漫莉被一张雪一样白的布单给包裹着，装上了担架。为了使李漫莉突然死亡的影响减少到最低限度，马杰他们可是动了些脑筋，最后决定通过楼梯将她的尸体从八楼抬下去而不通过电梯。尽管李漫莉的尸体已经经过了一些初步的处理，但是，抬着她的担架所经之处，都留下了一股让人忍不住想呕吐的气味。这味道与她生前走过人的跟前时所飘散出的那种风情万种、柔情万千的香奈尔5号销魂摄魄的香味相比，形成了极大的反差。

这个美丽而妖媚的年轻女人，在她生前与死后，留下的气味是多么的不一样呀。

现场勘查一直持续到晚上十点半。回到队里，刑警支队长戴强也就是我的直接领导就开始询问有关情况。戴强是个工作作风刚硬的家伙，他办的所有事情都不喜欢拖泥带水。因为法医鉴定一时出不了结果，所以，我们只是将现场勘查的面上情况向他作了详尽的汇报。戴强说：“当然，我们不能说因为死的是一个漂亮女人，所以，就一定是一起凶案。但是，作为一名刑事侦查员，我们要通过精确的分析，判断，才能明辨案件的性质。我看，除了方馨，”戴强说到此特意盯了我一眼，又自顾自地说了下去，“大家也都不是

第一次出命案现场了，先把手里搜集掌握的东西认真过滤整理一下，等会儿张法医的有关检验报告出来后，再开个会，说说情况，分析分析。”

戴强说完后，又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然后走了。我看着他英俊而挺拔的背影，心想，我们队头可是一个深沉的男人。

法医张卫把关于李漫莉的尸检报告交给刑警支队长戴强时，我看戴强的眉头不经意地皱了一下。然后，他把尸检报告放在办公桌上，随手抓起桌上的一包“三五”，抽出一支衔在嘴里，却迟迟没有点火。一会儿，他又一次拿起尸检报告，对我说：“方馨，你通知一下赵明、张锐他们几个，到我办公室开个会，说说情况。还有，把群园派出所的那个片警马杰也一块儿叫过来。”

我知道，肯定是有戏了。据我这三个多月来对我们戴头的了解，他有什么想法或是主意，总是喜欢把大伙召集在一起，说是说说情况，实际上就是召开案件分析会。我通过办公室的那个银灰色电话，把赵明、张锐、熊辉、陈小雷他们大案组的六名成员一一呼了一遍。在等候他们的时候，我趁着戴头在那里默默抽烟的机会，以最快的速度，将那份尸检报告拿过来，仔仔细细认认真真一字不漏地看了一遍。连我自己都不明白，我为什么对李漫莉这样一个女子的死亡会这么上心。其实，在我们这座城市里，每天都有各种各样的死亡在发生。但是，可以这样说，自从进入刑侦系学习后，我对死亡本身并不感到十分恐怖。而且，对于死亡这种事件，我已经不像别的女孩那样感到惊讶。我会拿出一名刑警所应具备的一种心神稳定的样子。可是，李漫莉的突然死亡让我对我自己的认识有了更深一步的了解。因为，李漫莉的死亡的确是唤醒了一些一直潜伏在我身上的诸如好奇、忧伤、敏感等等女人的一些特质。我想，这极有可能是，李漫莉毕竟是我认识的一个活生生的漂亮女人，而且，她还与我在同一幢楼里生活，在她之前，还没有任何一个像她那样与我这样近距离生活的人，突然遭遇了死亡。

在李漫莉的尸检报告上，张法医这样写道：

一、死者衣着：

死者身穿纤维质透明睡衣，长及脚踝关节处。没穿内衣内裤，赤脚。

二、尸表勘验：

女尸，身长 175cm，发育正常，营养中等。尸斑不明显，尸僵已存在全身各活动关节。尸表已轻度腐蚀。

头面部：蓄密集棕发（染色），发长约 80cm。头面部未见伤损，没有外伤。双眼角膜透明，瞳孔等大等圆，直径 0.5cm，球睑结合膜可见散在点状出血。耳、鼻及口腔未见异常。

颈项部、胸腹部、背臀部、四肢部，以及其他部位未损伤。

会阴部：未见损。处女膜完整。体表没有男性留下的精斑。

三、解剖检验。

头部：颅骨未见骨折。颞肌无出血。

颈部：舌骨。甲状软骨无骨折。气管畅通。

胸腹部：胸骨及肋骨未见骨折。胸、腹腔内有大量积水。腹腔内各脏器官位置正常，未见明显病变和损伤。子宫大小正常，宫内未见异常。胃内可见 200 毫升糊状食物，有玉米、西红柿、土豆、鸡肉、面饼、柠檬红茶、啤酒等，并有大量安眠药成分。粘膜正常。

这份普普通通的关于李漫莉的尸检报告，对于我而言，好似炸响了一个无声的惊雷。首先，她是一个处女膜完好的处女；二是她的死亡是与吃了大量的安眠药有关。也就是说，她这样一个工作条

件优越、个人收入很高的漂亮女子是采取了自愿的方式，结束了她的青春而美丽的生命？！这也就是我们队头为什么要立即召集大案组的全体成员开会的原因？

队头戴强先让张法医简单地说了说情况，然后，又请马杰说说他辖区的居民即死者李漫莉的情况。之后，到过现场的赵明他们又逐一介绍了现场勘查情况。最后，戴强突然把眼光停留在我的脸上，说：“方馨，你到我们队里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你一直说你运气不好，没有遇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机会。我想，这次也许会给你一个机会。而且，你也认识死者，又与她住同一个小区同一幢楼，你也到了现场，你能给大家说说你的想法吗？”

我对戴强的提问没有丝毫的准备，更没有想到他今天能这样抬举我。要知道，戴强对我有根深蒂固的偏见，他不止十次对我说：“方馨，你最好是改行，彻底放弃你做刑警的念头。我看，最适合你做的，恐怕就是当模特或是一位影视明星，或者就在你父亲那家公司做个董事会成员倒挺不错的。你这样漂亮的脸蛋和身材，在我们刑警队工作，整个儿就是浪费天然资源。不要说我是上帝，只要他睁眼看看，都会为你感到不公的。”每次戴强这样说的时候，我就知道，他不是在欣赏我，而是以貌取人在取笑我站错了队。其实，我在警大刑侦系，专业成绩是算得上名列前茅的。就是最先有些长得五大三粗从不对女生视以正眼的几位男生，到最后也不得不对我刮目相看。所以，我每每听见戴强这样不痛不痒的腔调时，心里就会生出一种气恨来。气恨谁呢？我自己也说不清楚。反正，我心里窝火，恨不得在我们大队所管辖的范围内，能出现几个天大的案件，好让我有机会把十八般武艺都显现出来，来个现身说法，让戴强这样的以貌取人者无话可说。当然，每次戴强这样说的时候，大部分时候我是以笑来回答，有时，我也会反唇相讥：“戴队，你也别戴着老框框看人，这样容易犯毛主席他老人家所说的经验主义错误。”我一指出毛主席他老人家，戴强就一下子乐了。他说：“小

丫头片子，你还知道毛主席他老人家的语录，看来你的政治课倒是没有少下工夫。”

面对戴强的提问，我没有立即接他的话，而是大胆地望了他一眼。也许我的眼神里有些许的感激，也许有几分不服气。总之，我想那一眼肯定是很复杂的。我以最快的速度理了理思绪，然后说：“我想要表达的有两层意思，如果有不对的地方，还得请各位领导和师兄师长们批评指正。”说到这里，我有意识地停顿了一下。其实，我是想让大家更加注意我即将要说出的那两层意思。果然，我看大家一下子都以一种要重新认识我的眼神望着我。那一刻，我的虚荣心与自尊心一起，得到了最大限度的满足。我放慢了语速，以极其庄重的语调，说：

“第一，以我对李漫莉的客观了解和一个女人的直觉判断，觉得这绝对不是一起一般的所谓厌世类的自杀事件。当然，直觉有时就像是一位艺术家创作时那种稍纵即逝的灵感。但是，我们毕竟不是艺术家。我们是刑事侦查员。所以，我们在需要直觉的思维判断的同时，更应该注重证据。这个就是我要谈的第一点。

“第二，我们去了现场的同志都知道，那是一个与一般的死亡现场完全不一样的现场。请大家注意，我在这里用了‘死亡现场’这个不太确定的词汇。这是因为，我们目前还不能完全确定当事人死亡的性质。恰恰相反，那是一个完全被理想的浪漫主义色彩精心制作的一个现场。那些精心的插花不说，那铺撒一地的厚厚的花瓣，让我们想起《红楼梦》中的黛玉葬花。但是，显然，这里借助了葬花这样一个意境，而真正要葬掉的，也许是人，是人的一段烂漫而令人难以忘怀的情感。当然，我们可以暂且不管当事人要真正葬掉的是什么，但是，有这样一个细节，我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

说到这里，我停顿下来，用眼望了望戴强以及在座的其他几位大案组队员，我发现，大家已经被我的分析吸引住了。我心里不免

有几分得意，但表面上，我还是一本正经，挺严肃的样子。“我不知道大家是否注意到死者李漫莉身上所铺撒的那些雪白色的玫瑰花瓣？那样厚厚的一层花瓣，要那么均匀地铺撒上去，尤其是，只把脸部露出来，我想，这一点无论如何是死者自己所不能完成的。现在，我们可以看一看录像，再看一看当时的原始现场。”

我动作麻利地用遥控器打开了录像机。这时，一个远远比婚礼的场面还要经典还要浪漫的画面出现在银幕上。画面在无声中逐渐深入。那些精致地插在屋子四周，依然鲜艳欲滴的红玫瑰与白玫瑰在无声的画面里显得更加华美。最后，镜头定格在死者的那张柔软度极高的宽大而舒适的水床上面。画面的镜头越近，床上的一切就越细也就越加清晰。

密密匝匝的玫瑰花瓣一层又一层地铺撒在床上。那鲜红的玫瑰色彩花瓣与雪白色的玫瑰花瓣堆放在一起，产生了一种戏剧性效果，李漫莉面目模糊的脸面露在花瓣丛中，粗粗地一看真像是一个大大的花蕊。

镜头突然放慢。在死者脸部停留片刻之后，又从脸面向身子上慢慢移动。通过镜头，大家完全可以看到，那一层层的玫瑰花瓣十分均匀，毫无空隙。

屋里只听见录像机发出的嚓嚓声响。

我接着说：“在座的各位，都比我更有经验。可以说，都是我在实际的刑事侦查工作中的老师。所以，我想，大家一定会想得比我更多些。我想说的第二层意思的中心内容是，这可能是一起经过精心准备和策划的谋杀案。李漫莉的死只是一个阴谋中的一个残缺的结局。”

我随手按了一下遥控器。室里立即变得没有声息。只有队友们因抽烟所形成的烟雾，像一团团的雾霭，它们与李漫莉的死亡因素一起，纠缠在这间不到十六平方米的办公室的空间里，使空气变得凝滞起来。